



麦家
风声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麦家

风
声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声 / 麦家著; -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5.6
ISBN 978-7-5302-1495-4

I. ①风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2938 号

责任编辑 李成强
特邀编辑 刘恩凡 翟明明
装帧设计 金山
内文制作 王春雪
责任印制 李远林 李海坡 史广宜

风声

FENGSHENG

麦家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编 100120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200 千
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495-4
定 价 35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上部 东风 1

下部 西风 161

外部 静风 243

上部 东风

第一章

一

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：日伪时期。地点是中国江南名城杭州：西子湖畔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杭州城区尚无现今五分之一大，但这座城市之魂——西子湖（简称西湖），一点也不比今天小，湖里与周边的风景名胜也不比现在少，如著名的苏堤、白堤、断桥、望仙桥、锦带桥、玉带桥、锁澜桥、三潭印月、平湖秋月、阮公墩、湖心亭、西泠桥，和西泠桥头的苏小小之墓，清波门边的柳浪闻莺、钱王祠，孤山上的西泠印社、秋瑾墓、放鹤亭、楼外楼、天外天，以及隐匿在四周山岭间的白云庵、牡丹亭、净慈禅寺、报恩寺、观音洞、保俶塔、双灵亭、岳王庙、双灵洞、栖霞洞等——统而言之，即我们通常所讲的一山二月，二堤三塔，三竺六桥，九溪十八涧，在那时都有，日本鬼子来了也没有被吓跑。

一九三七年八月，日本鬼子在杭州城里扔了不少炸弹，据说现在钱塘江里还经常挖出当年鬼子扔下却没有开爆的炸弹，连厂家的

商标都还在。炸弹像尸首一样从天上倒栽下来，没有开爆的都吓人，何况大部分都开了爆的。爆破声震天撼地的响，爆炸力劈天劈地的大，炸死炸伤的人畜无以数计，把杭州城里的人畜都吓跑了。西湖和西湖里外的景点，如果能跑一定也会跑掉的。当然它们不会跑，只好听天由命。

不过，西湖的命倒是出奇的好，几百架飞机，先后来炸了十几个批次，把杭州城炸了个底朝天，唯独西湖，像有神灵保佑一样，居然毫发不损，安然无恙，令人匪夷所思。西湖周围的众多名胜古迹，也是受禄于西湖，躲过大劫。唯有岳王庙，也许是偏远了些，关照不到，挨了一点小炸。

从岳王庙往保俶塔方向走，即现在的北山路一带，当时建有不少豪宅深院，当然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。有钱有势的人消息总比平民百姓灵通，鬼子炸城前，这些人都准时跑了。日伪机构开张后，城里相对平静，这些人又恰如其时地回来了。即使主人不回来，起码有佣人回了来，帮主人看守家业，以免人去楼空，被新起的日伪军政权贵霸占。

其中有个傍山面湖的大院落，院主姓裘，曾经是一个土匪贼子，后来趁战乱下了山，买地造园，造好的园子声名显赫，人称裘庄。可能是园子太好，名声太大，鬼子占领杭州后，裘庄即被日军维持会霸占。后来鬼子扶持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，汪从主子手上讨得这院子，交由新组建的华东剿匪总队接管，院里几幢建筑遂被派上新用场。如前院的三层主楼，以前是庄主开办茶肆酒楼用的，现在做了军官招待所兼寻欢场，藏污纳垢，男嫖女淫，肉欲滚滚。后边竹林里的一排凹字形平房，以前是仆佣人的寝室，现在成了招待所的办公用地。再往后走，有两栋相对而立的小洋楼，西边一栋成了首任司令官钱虎翼的私宅，东边那栋做了他会客室和几个亲信、幕

僚的下榻处。这两栋楼，曾经是庄主和家人住的，装修得十分精细、豪华，钱虎翼入住后，充分感受到了投靠日本人的好处。

此时的中国，政治格局十分复杂，东北有伪满州国；东南有汪精卫的南京政府。这两个政权是日本鬼子养的儿子，由鬼子一手扶持打造，保驾护航，自然是亲日随日的。另有两个政党和政权是反日的：一个在西南，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国民党政府；一个在西北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延安共产党政府。双方在**抗日反伪**这件事上具有共同的民族大义，所以实施联合阵线，一致抗敌。但两党因各自利益需求，又经常貌合神离，各自为政，甚至互相拆台。复杂的政治势力使巨大的中国变得混乱不堪，民不聊生。

当时的杭州，因紧邻上海、南京，交通方便，日军兵力又相对薄弱，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共产党地下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，抗日反伪力量发展迅猛。为此汪精卫政府专门组建华东剿匪总队，钱虎翼走马上任，信誓旦旦，要清剿这些反日抗伪组织。钱虎翼原是国民党军官，因为贪图荣华富贵被日本人收买，当了汉奸、狗腿子（人称钱狗尾）。他深知，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**貌合神离**，巧施离间计，大搞清剿，使双方地下组织一度损失惨重。正因此，钱虎翼本人与其部队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地下组织的眼中钉，双方都想设法派人打入该部，暗中作法，扭转劣势。

一九四〇年夏日的一天，作恶多端的钱虎翼惨遭灭门。这天深夜，有人潜入裘庄后院，把当时住在两栋小洋楼里的所有人，男女老少，一个不剩，统统杀个精光。于是，这两栋豪华洋楼再度人去楼空。

总以为，这么好的洋楼金屋，一定会马上迎来新主，却是一直无人入住，或派作新用。究其原因，有权入住的，嫌它闹过血光之灾，不敢来住，胆敢来的人又轮不上。这样，两栋楼一直空闲着。直到快一年后，在一九四一年的春夏交替之际，一个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，

突然接踵而至来了两拨人，分别住进两栋空楼。

二

两拨人，先来的一拨入住的是东楼。他们人多，有满满一卡车，下了车，散落在楼前的台地上，把整块台地都占满了。黑暗中难以清点人数，估计有十好几人。他们多数是年轻士兵，有的荷枪，有的拎扛着什么仪器设备。领头的是一个微胖的矮个子，腰里别着手枪和短刀。他是伪总队司令部特务处参谋，姓张，名字不详。士兵们在来之前早已领受任务，下了车，等张参谋打开屋门，一挥手，拎扛着仪器什么的那一半人都拥到门前，鱼贯入屋；另一半荷枪者则原地不动，直到张参谋从屋里出来，才跟着他离开东楼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约一个小时后，第二拨人来，住进西楼。他们是五个人，三男两女，都是军官。其中官衔最高的是吴志国，曾任伪总队下属第一剿匪大队（驻扎常州）大队长，负责肃查和打击活跃在太湖周边的抗日反伪军事力量，年初在湖州一举端掉一直在那边活跃的抗日小虎队，深得新任司令官张一挺的器重，官升两级，当上堂堂军事参谋部部长，主管全区作战、军训工作（参谋长的角色）。目下，他新官上任，三把火烧得热旺，趾高气扬，前程无量。第二号人物是掌管全军核心机密的军事机要处处长金生火。其次是军机处译电科李宁玉科长，女。白小年既可以说是第四号人物，也可以说是第一号，他是张一挺司令的侍从官，秘书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，官级不高，副营，但权限可以升及无限。顾小梦是李宁玉的科员，女，年轻，貌美，高挑的身材，艳丽的姿色，即使在夜色中依然夺人双目。

五个人乘一辆日产双排越野车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像一个阴谋一样悄然潜入幽静的裘庄，穿过前院，来到后院，最后鱼贯钻进久无人迹的西楼，令这栋闹过血光之灾的空楼变得更加阴险可怖，像一把杀过人的刀落入一只杀过人的手里。

阴谋似乎是阴谋中的阴谋，包括阴谋者本人，也不知道阴谋的形状和内容。他们在来之前都已经上床睡觉，秘书白小年首先被张司令的电话从床上拉起来，然后白秘书又遵命将金生火、李宁玉、顾小梦和吴志国四人从睡梦中叫醒。五个人被紧急邀集在一起，即上了车，然后像梦游似的来到这里。至于来干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包括白秘书。带他们来的是特务处处长王田香，他将诸位安排妥当后，临别时多多少少向他们吐露了一点内情：天将降大任于诸位。

王田香说：“张司令要我转告大家，你们将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，以后的几天可能都睡不了一个安稳觉。所以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抓紧时间，好好睡一觉，司令将在明天的第一时间来看望大家。”

看得出，这个夜晚对王田香来说是兴奋的，忙碌的，将诸位安顿在此，只是相关一系列工作的一个小小部分，还有诸多成龙配套的事宜需要他去张罗完成。所以言毕，他即匆匆告辞，其形其状，令人激奋，又令人迷惑。

顾小梦看王田香神秘又急煞的样子，心头很不以为然，于是玲珑玉鼻轻慢地往上一翘，嘴里漏出不屑的声音：

“哼，这个王八蛋，我看他现在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”

声音不大，但性质严重，吓得同伴都缩了头。

王田香身居要位：特务处长，有特权，惹不起。甚至张司令，对他也是另眼相看。特务处是个特别的处，像个怪胎，有明暗两头，身心分离，有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。身子是明的，当受张司令管辖，但在暗地里，张司令又要受它的明察暗查。每个月，王田香

都要向日本特高课驻上海总部递交一份工作报告，历数包括司令官在内的本区各高官的重要活动、言论。这种情况下，他有些志得意满，有些不知晓姓什么，便是在所难免的啦。

对这种人，谁敢妄加评说？当面是万万不敢的，背后小议也要小心，万一被第三只耳朵听见，告了状，要吃哑巴亏的。所以，顾小梦这么放肆乱言，闻者无一响应。人都当没听见，各自散开。

散了又拢了。

都拢到吴志国的房间，互相问询：司令把大家半夜三更拉出来，到底是为哪般？

总以为其中有人会知道，但互相问遍，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只有猜：可能是这，也许为那；可能是东，可能是西……可能性很多，很杂，最后堆在一起，平均每个人都占两个以上。多其实是少，众说纷纭，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。总之，猜来猜去，就是得不出一个具体结果。但似乎又都不死心，情愿不停猜下去。唯有吴志国，白天在下面部队视察，晚上吃了筵，酒饱人困，早想睡了。

“睡了，睡了。”他提议大伙儿散场，“有什么好猜的。除非你们是司令肚皮里的蛔虫，否则说什么都是白说，没用的。”话锋一转，又莫名地问大伙儿，“你们知道吗，我现在住的是什么地方？钱虎翼生前的卧室！他就死在这张床上！”

顾小梦本来是坐在床沿上的，听了不由得哎哟一声，抽身跳开。

吴部长笑道：“怕什么，小梦，照你这样害怕，我晚上怎么睡觉呢？我照睡不误！鬼是怕人的，你怕什么怕？他要活着你才该怕，都说他比较好色。”

顾小梦嗔怪道：“部长，你说什么呢！”又是撇嘴翘鼻。

金处长插嘴：“部长是夸你呢，说你长得漂亮。”

部长看小梦想接嘴，对她摆摆手，问她：“你知道吗，钱司令是

被什么人杀的？这庄上出去的人！”说得很神秘，当然要解释的，“这里以前是一个土匪老子的金窝子，老家伙生前敛的财宝可以买下西湖！那些金银财宝啊，据说就藏在这屋子里，范围大一点，也就在这院子里。因为这个缘故嘛，金银财宝没挖出来，这庄园已经几易其主，都想来找财宝呢，包括钱司令。可是都没找到，至今没有哦。”

这大家都是听说过的。

吴志国立起身，哈哈笑，“睡了，回去睡觉吧，有什么好说的。如果你们这样瞎猜能猜出什么结果，说明你们也能找到老家伙藏宝的地方，嘿嘿。嗨嗨，睡觉睡觉，都什么时候了，猜什么猜，明天张司令来了就知道了。”

大家这才散伙。

此时已经凌晨一点多钟。

三

第二天，太阳刚升起，笼罩在西湖水面上的烟雾尚未消散，张司令的黑色小车已经孤独又招摇地颠簸在西湖岸边。

张司令的家乡在安徽歙县，黄山脚下，百姓人家。他自幼聪慧过人，十八岁参加乡试，考了个全省第一。年少得志，使他的志向变得宏大而高远。但横空而来的辛亥革命打乱了他接通梦想的步伐，多年来一直不得志，不如意。心怀鸿鹄之志，却一直混迹在燕雀之列，令他过多地感到人世的苍凉、命运的多舛。直到日本佬把汪精卫当宝贝似的接进南京城，在他年过半百、两鬓白花花之时，前途才开始明朗起来，做了钱虎翼的二把手：副司令。可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前途啊，一年前他回家乡为母亲送葬，被乡人当众泼了一瓢粪，气

恼之余他从勤务兵手上夺过枪，朝乡人开了一枪。乡人没打死，只是腿上擦破了点肉皮，而自己的心却死了。他知道，以后自己再也不会回乡，从而也更加坚定了一条路走到底的决心。所以，在前任钱虎翼惨遭灭门暗灾、四起的风言把诸多同僚吓得都不敢继任的情形下，他凛然赴任，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勇气和胆识。快一年了，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，因为他已经别无选择。现在，想着昨天夜里发生的一切，和在裘庄即将发生的一切，他同样有一种别无选择的感觉。

黑色小车沿湖而行，顺道而驶。几声喇叭鸣响后，车子已停在墙高门宽、哨兵持枪对立的裘庄大门外。哨兵开门放行，此时才七点半钟——绝对是**第一时间**！

入内，迎面是一组青砖黛瓦的凸字形古式建筑，大门是一道漂亮但不实用的铁栅门，不高，也没有防止攀缘的刺头，似乎可以随便翻越。这里曾经是裘家人明目张胆开窑子的地方，现在名牌上是军官招待所，实际上也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。

车子缓缓开过军官招待所屋前的大片空地，然后往右一拐，径直往后院驶去。穿过一片密匝的凤尾竹林和一条狭长的金丝楠木林荫道，便是后院。穿出林荫道，车里的张司令已看得见东西两楼，待绕过一座杂草乱长的珊瑚假山和一架紫色藤萝，便一眼看见王田香恭敬地立正在西楼屋前台地上。

刚才，王田香接到门口哨兵的通报，即恭候在此。在他身后，肃立着一个胯下挂着驳壳枪的哨兵。哨兵的身后，竖着一块明显是临时竖立的木牌子，上书“**军事重地 闲人莫入**”八个大字。这些都是王田香在夜里落实的。奇怪的是，张司令的司机也被列为闲人，当他随司令准备往楼里走时，哨兵客气地挡住了他。

哨兵说：“对不起，请在白线外等候。”

司机愣了一下，看地上确有一道新画的白线，弯曲有度，把房子箍了个圈，像迷信中用来驱邪避灾的咒符。

因为夜里睡得迟，加之没想到司令会这么早光临，五个人都起得晚。顾小梦甚至在司令进楼时都还在床上躺着。司令如此之早来看望大家，让各位都有些受宠若惊，真有一种天降大任的庄严感和紧迫感。后来当他们走出楼，看到外面肃立的哨兵和箍的白线，这种感觉又被放大了一倍。

他们出来是去吃早饭的，餐厅在前院招待所里。王田香像个主人又像个仆人，一路招呼着带他们去。虽然夜里没睡好，但王田香的精神还是十足，脸上一直亮闪着足够的神采，好像奉陪的是一群远道而来的贵宾。这也给他们增加了那种庄严感和贵重感，因为王田香一般是不做这种事的。

待大家离去，对面的东楼里便溜过来两个人，着便衣，携工具箱，由张胖参谋领着，在楼里楼外、楼上楼下认真察看一番，好像是在检查什么线路。张司令是吃过早饭的，这会儿没事，便随着他们把楼里楼外看了个遍。

四

这是一栋典型的西式洋楼，二层半高，半层是阁楼，已经封了。

二楼有四个房间，锁了一间，用了三间。看得出，金生火住的是走廊尽头那间。这是一个小房间，只有七八个平米，但设的是一张双人床，看上去挤得很。它对门是厕所和洗漱房。隔壁住的是顾小梦和李宁玉，有两张单人床、一对藤椅和一张写字桌，像一间标准的客房。据说这里以前是钱虎翼的文房，撑在窗台外的晒笔架至

今都还在，或许还可以晾晒一些小东西。其对门也是一间客房，现在被锁着。然后过去是楼梯，再过去则是一个东西拉通的大房间，现由吴志国住着。这个房间很豪华，前面有通常的小阳台，后边伸出去一个带大理石廊柱和葡萄架的大晒台（底下是车库）。几年前，钱虎翼上任时，张司令曾陪他来此看过，当时房间里乱得很，地板被撬成一堆，大家具四脚朝天，小家什东倒西歪，几处墙面和天花板都被开了膛，破了肚，一派遭过重创的败象。但他还是被它可以想见的阔气和豪华震惊：紫木地板、红木家具、镀金铜床、欧式沙发、贵妃躺榻、水晶吊灯、釉面地砖、抽水马桶……都是千金难买的玩意儿。后来钱虎翼把它们修复了，他又来看，果然是好得很，比前面招待所里唯一的一套将军房还要上档次。正是这个房间一度诱惑过他，钱虎翼死后身边人都劝他来这里住，他也动了心思。但犹豫再三，还是退了心思。几个月前，他差人把两幢楼里能搬动的一些贵重物都搬到前面招待所里，有的秘藏了，有的布置到将军套房里，屋子则丢给招待所，差他们改造成客房，用来经营。

张司令之所以要改造这两栋楼，一来是闲置可惜，二来是他对招待所目下这种藏污纳秽之状是看不惯的，有顾虑的。和钱虎翼不一样，张司令是从四书五经中过来的人，对这种事骨子里是不接受的。他有顾虑正是怕冒出第二个他，因为像他一样看不惯而去上头告一个正状，掳了他的乌纱帽。取缔嘛，又怕得罪哪个好吃这一口的皇军大人物，上南京告他一个恶状，同样叫他走人。相比之下，他这个伪司令，这个傀儡，比钱虎翼当得累多了，缘由是他有本举人才子的历史簿。这其实是他现行路上的尾巴，走到哪里，尾巴总拖着——如历史一般沉重的尾巴，累死他了。回头吧，现世的功名利禄又舍不得。舍不得功名利禄，只好舍得累了，凡是不能接受的东西，闭着眼去接受，凡是有可能殃及他现实利害的，尽可能去努力化解，拉拢，抹平。他改

造后边两栋楼，初衷是想把前院不堪的污秽事转移到后院来，好避人耳目，同时又不拆灶，不会夺人所好，两全其美。

应该说主意是不错的，只是实施不了。要知道，前院的妓女们都是被那场著名的凶杀案吓坏的，案发后她们大多是来现场看过的。少数新来的虽说没有亲眼所见，但听这个说那个讲，耳膜都起了茧。看的人觉得可怕，听的人觉得更可怕。可怕互相传染，恶性滋长，到后来人都谈之色变。不谈吧，也老在心里吊着，蹲着，晃悠着，搞得连大白天都没一个人敢往后院来逛。事情就发生在她们身边，时间过去不久，一切犹在眼前，死鬼的阴魂尚在竹林里徘徊不散，你却叫她们来这边做生活，有客无客都要在一群死鬼中度过漫漫长夜，这无异于要她们的命！她们的身子是贱的，可以供人玩笑，名誉也是可以不要的，但命总是要的，是不可以开玩笑的。

不来！

坚决不来！

宁愿走人也不来！

就这样，楼是改造好了，但人改造不好，而且短时间内看来也是难以改造好的。除非把这拨人都遣散，换人。这又谈何容易，比部队招兵买马都难呢。兵马招不上来可以去抓，抓了也是不犯法的，冠冕堂皇的。但这等人马能抓吗？抓不得的。抓就是逼良为娼，民间官方都是大罪名。算了，算了，还是让楼闲着吧。换言之，宁愿得罪钱也不能得罪人。于是乎，张司令两全其美的如意算盘，最终变成一个烂算盘，白耗了一堆冤枉钱，气得他恨不得把那两栋楼连根拔掉。

昨天晚上，他得知事情后，要给这拨人找地方住，他马上想到这里，并且心里头有一种终于把它派上用场的得意！现在看，他更觉得自己做的安排确实不错，该得意。两栋楼，两千人，一边住一干，